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 主编

那失去的年华

NASHIQULEDENIANHUA

要改变命运，
首先改变自己。

生活开始朝一个越来越简单而明快的方向滑过去，
我依然是一快乐的小青年，
偶尔做个捧着洗脸盆接钱的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那失去的年华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 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 世纪的年轻人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连衣裙	(1)
风	(5)
衣板棚下的人家	(14)
老教授和金鱼	(19)
黄宗圣轶事	(26)
诗人	(46)
那失去的年华	(52)
“二爷”的烦恼	(91)
相逢在维也纳	(99)
后 记	(186)

连衣裙

程小六仍然身强力壮，还差两年才到三十岁，可以说正处在“风华正茂”的时期。他在劳动改造农场呆了三个年头，阳光、雨露加劳动，完全改变了他原来作为城市营养不良的小市民的面貌。由于农场粮食充足，他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他的身材开始长得魁梧起来，再加之太阳把他的皮肤染成了浅栗色，他看上去像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但这种“改造”只是表面的。他在农场里结识了许多哥儿们。他们前科的记录比他多得多，在社会上“个人奋斗”的经验比他丰富。他们看见他还保留着青少年的某些天真气——他是进这个农场的新手，都对他表示出一定的好感，无偿的传授给了他一些“生存斗争”的知识。他结束劳教回到家来时，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青年人了。这也就是说，他拥有定的谋生“世故”和学问。

他的父亲是街道杂货铺的一个“经理”。母亲在造纸厂当工人，还有两个弟妹在上大学，家境不是太好，生活很紧张。他原来也是在街道工厂当工人。虽然他已到了结婚的年龄——事实上他早已进入“青春发动”期，但由于收入低，住房紧张，他只好过着独身生活。他也不想弄点意外之财，结交了几位在这方面“有经验”、“有魄力”的哥儿们，但他作为一个“小弟弟”，只能做点望风报信的工作，所分得的好处做不足道。他倒是有一个女朋友——一个从安徽来城里的开卖油条兼卖三鲜面快餐

铺的老板的小妹子，名叫红桃。她在大城市的花花世界中混了几年，接受新鲜事物很快，成了一个喜欢打扮的女郎，也喜欢不时的与那些穿着人时的奇士们比俏。晚间程小六和她一起出去谈情的时候，她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换上呢料或绸料新款式服装。程小六作为她的男朋友，当然她也要求他换上人时的西装，不然她就不与他同行——“有失身份”。爱美、爱面子之心，人皆有之。对年轻人说来，这种癖好，未可厚非。但这些新式行头都得花钱，而这正是程小六感到苦恼的地方。时装——特别是女性时装——总是按季节换式样，而红桃在这方面的偏好又没有止境，他又想稳住她的感情，直到他有条件与她结婚为止，他别无选择，只好不断满足她的要求，掏钱为她不时换装。有一天他们一同去逛名叫“新潮”的男女时装店，红桃看见一件晚间参加舞会穿的绸料连衣裙，非常喜爱。他答应改天他弄到钱时一定为她买来。但这件连衣裙价值 300 多元。“改天”到什么时候才能弄到这笔钱呢？他苦思了一夜，最后总算想到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傍晚时分，人们下班都纷纷到百货公司购物，那个“新潮”时装店也顾客盈门。店内昏暗，顾客又挤，他单独溜进这个时装店，趁售货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机警地把挂在衣架上作为样品的那件绸子连衣裙攫到手中，连忙塞进手提兜里，转身就钻进人群。在他正要走出大门时，忽然有一只手在后面抓住他的肩膀：一位男售货员远远发现了他的行径，穿过顾客群冲过来，把他擒住。但他转身把手一扬，使劲地向售货员胸口捅了一拳，把他推倒在地，然后没命地向外逃窜。顾客见状，大喊“捉贼”，跟在后面追他。他连打带踢，伤了好几个老人和妇孺。但他究竟寡不敌众，终于被捉。他就这样进了劳改农场。在劳改期间红桃还念旧情，考虑到他的倒霉是由她而起，曾探

视过他两次，还带给了她亲自卤的、作排骨面快餐用的几块排骨。

现在程小六是自由人了。他也念旧情，去看了红桃。最初她虽然表面上显得很高兴，实质上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程小六已经有了足够的世故懂得她一定另有新欢。这也难怪她，世事就是如此。他既不生气，也不悲观。他只有下定决心，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他已经懂得，现在是商业经济时代，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于是他求教于过去的以及新近从劳改农场出来的一些哥儿们。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有的已经成了“大款”，住上新式的单元房，晚间随时可以带着女友进入卡拉 OK 舞厅。他们倒不忘朋友，对他伸出援助的手，给他一些辅助的活干，他也分得一点油水，逐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红桃看他有发展，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脚踏两条船，不时对他表示出一点“真情”，陪他去卡拉 OK 歌舞厅，度过欢快的夜晚。

但这还不能满足程小六的情感。他和哥儿们实习生财之道，一年下来的结果，掌握了与某些善于利用“权钱交易”的人的“交友”艺术，开始单干起来。他一会儿飞云南，一会儿奔深圳，畅通无阻，干一种性质莫明的营生。票子大把大把地滚进他的腰包，俨然是个“大款”。红桃看见他如此前程远大，对他的感情更为之加深，打算暂时放弃快要与她达到结婚程度的另一位男朋友，观察一下动向。小六也很机灵，已经看出这个迹象，打算采取一点有魄力的行动。他的第一个表现是先尽量满足她的要求——特别是在服饰方面。有一天小六欣然地告诉她，他在那个“新潮”男女时装店又发现了一件绸料连衣裙，比过去他在那里看到的、给他招来祸事的那件要高级得多，因为它是出自法国皮尔·卡丹的设计。

“给我买来！”红桃说，“借此以表明你对我的真情。”

“当然!”小六说。“我带你去看看。如果你中意,我当场就买下送给你——同时也算满足了我的一个心愿!”

“什么心愿?”红桃故意撒娇地钉着问。

“我在什么地方跌了跤,”小六说,“我就要在什么地方站起来!”

红桃急于要得到那件连衣裙,也就没有研究这话的言外之意。他们双双来到那个时装店。红桃一看见那件连衣裙,大喜若狂,要小六立刻买下,“以便今晚我们去丽都卡拉 OK 舞厅作首次亮相。”

这件连衣裙的代价是 3000 元。小六毫不犹豫地掏出一大把人民币,即时交了款。售货小姐小心翼翼地把它叠起来,正要装进一个漂亮的盒子时,小六止住了她。

“不需要了,”他说,“给我!”

小六接过连衣裙,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就一口气当场把它撕得粉碎。售货小姐和红桃感到愕然。她们面面相觑,发傻了。但这件漂亮衣服是小六花钱买的,现在是他的私产。“顾客就是上帝”,他喜欢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谁也无权干涉。最后红桃从发傻中醒过来,打瞋沉默,问小六:“这是为什么?你发疯了?”

“高兴呗!”小六若无其事地说。“别人千金买笑,我千金买个高兴!连衣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可以把它撕个痛快!”

“今晚你不打算同我一道去丽都卡拉 OK 歌舞厅吗?穿什么去?”

“那是你的事,我管不着,”小六说。“我已很满足了,今晚不去!”于是他带头步出这个高级时装店。

风

长青正在上历史课，听那位老教师讲授中国的古代史。他忽然感到他的心跳得厉害，像在敲鼓似的。他想找出这里面的原由：难道这位老师由于他迟到而要发他的脾气吗？决不会。他是一个软心肠的老头儿，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和艺术持有说不尽的爱慕。此外，他对那些不顾日本人的占领面仍然在古都北平继续学习的年轻人一直怀有很深厚的感情。难道像在乡下的老妈妈被日本侵略者杀掉了吗？也不太象，因为两天前他还接到了她的信。在那封信里她说她一切还好，只是等待他念完书赶快找个职业谋生。那么，他的心跳得这样厉害，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当他正在思考和推想的时候，学校的老门房手里拿着长烟袋，蹒跚地走进教室里来了。这个老汉一直是那个样儿，不慌不忙，忠于职守，对于老师的尊严也并不怎么害怕。他径直走到长青身边，像一位老伯伯似地在他的耳边低语了一句：“我的孩子，有位先生在课堂外面等你。”他向课堂门外指了一下，叹了一口气。长青看到一个穿黑衣服候胖子的圆肥背影。他的心也就不再跳了。这就是他早晨上学时发现在他后面跟踪的那个人。他和这位好心肠的门房一道走出教室，没有惊动他的同学，当然也没有干扰老教师的讲课——这位感伤主义的老学究，一描绘起他的古老的祖国的历史，就自我陶醉起来，把什

么都忘记掉了。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掉过身来，向长青冷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狼牙。这时他把他的上衣分向两边，双手叉腰，显出他挂在屁股上的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是一支很好的枪，枪的把手闪闪发光，好像是新上过漆似的。长青心里想，这家伙用这支枪对付我的同胞，大概已经有数不清的次数了。“放聪明点”，穿黑衣服的人说，“老实跟我走。”

“好吧，”长青干巴巴地说，心里有一种不快的感觉，但是也没有办法。不过在像离开以前，他掉向门房老爷爷，说，“大叔，再见吧，好好像重。”门房老爷爷没有回答。他的那双老眼睛曾看见过许多年轻人这样失踪，现在已经被泪水弄得模糊了，而像也太老、太衰弱，无力再说出一声：“祝你一切平安。”

长青被带到日本的宪兵司令部。一路上这个穿黑衣的人在他屁股上踢了不知多少次。当他在一个小房间里、坐在这个蓄了一撮小胡子的怪物对面时，他仍然感到臀部在发痛。小房间是紧闭着的。门边站着另一个日本人。他很胖，长了一身粗毛，他的一对眉毛看上去就像两把扫帚。

“现在，把你们组织的活动如实讲来，”蓄了一撮小胡子的那个人说，他那对充血的眼睛直盯着长青不动。“我们已经监视你很久了。不老实是没有用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时长青抬起头来问，他也紧盯着这个看上去简直像个土匪的审讯者。“我是一个学生。我什么组织也不知道。”

“不知道？”小胡子发出一个尖锐的“女高音”，其效果很像一只正在向猎物扑下来的猫头鹰的长啸。“瞧瞧这是什么东西！”他取出一张传单。它的标题是：“同胞们，起来赶走侵略者！”下边署名的是“中华救国青年联合会北平分会”。

长青静静地把传单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好像他不是太理解文字的内容。但是他心里知道，这是由分会的秘书李莉起草的。他想，一个多么聪明的女子，居然能把我们这个如此古老、和平、艺术的文字化成为如此威力强大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武器。他自己同意了这个内容，甚至还爱上了它的文字，因为贯串在它里面的那种热情洋溢的战斗感情也表现出了李莉所特有的性格。他立刻就懂得为什么他现在被抓到这里来了。事情是昨天下午发生的。那时他正坐电车上学校。当他在掏钱向售票员买票的时候，那张传单就从他的衣袋里冒出尖来。一个同车的乘客瞥见了这个迹乘，立即用侦察的眼光注意起他来了。为了避免他的怀疑，长青把传单揉成一团，当做废纸扔向窗外。看来这个鬼头鬼脑的人物后来把它捡去了。长青那时就有预感。昨天晚上他就没回到他朋友常来常往的那个公寓。他在一个客栈里宿了一夜。

“它是谁写的？你一定还能记得！”小胡子用一个尖锐的女性声音说。他把他那根又粗又短又秃的、像根变了形的胡萝卜棒般的食指指着这张摊在长青鼻子底下的传单。“把实情告诉我，”小胡子忽然把他那个奇怪的声音放得柔和了一点。“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是无知的，是一个盲从者。告诉我它是谁写的，我将放你回去。

“我不知道，”长青说。但是他却知道，向敌人示弱是没有用的。

“不知道？”小胡子变得狂暴起来，开始大叫。“我已经抓住了你们的头目。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们了！”

长青几乎要笑出声来，但他控制住了自己。这个小胡子是在说谎，说很笨拙的谎，因为他自己就是组织的负责人。不过

他很高兴听到这番暴露。这说明,除了他自己以外,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抓住他的任何朋友。所以他不慌不忙地说:“我不知道。”

“三郎!”小胡子向站在门边那个多毛的汉子说,“你知道怎样叫他承认。”

这位毛烘烘的人物看上去倒很像一个柔道专家,五短身材,胖胖墩墩,蹒跚地走了过来,像只肥鸭子。他在这个年轻人面前站了一会儿,瞧了他几眼,好像对他很陌生似的。接着他紧咬着他那一口粗牙,在长青的光头上甩起拳头来,一次又一次,好像他是用榔头在敲一座教堂的钟一样,直到这个年轻人倒在地上、失去知觉为止。长青缩做一团,木然地躺着。那个多毛的家伙接着用他那钉满了平头钉的靴子又在长青的肋骨上猛踢了好几脚,他自己也满头大汗。

“暂时到此为止,”柔道专家对小胡子说,发出一个冷笑。于是他便走到墙角边一个冰柜子那儿,取出一罐冰水。他用心地、仔细地把冰水浇到长青身上,使它能匀称地渗进这个学生的衣服里面。长青全身湿透,也真像刚从水里拉起来的一个死人。但是被冰水泡了一阵以后,他逐渐恢复了知觉,又睁开了眼睛。他的视线正好与这个毛烘烘的人物的视线相遇。

“年轻人,把实情告诉我,”小胡子说,现出一个得意的微笑。

“我什么也不知道,”长青茫然地说,也不太知道自己是在讲什么东西。

“嗯……”小胡子向那个全身粗毛的人物使了一个眼色,没有再说下去。

柔道专家这时点燃了一束气味很浓的线香,把它伸到长青的鼻子底下。烟气熏进长青的鼻孔,很轻柔,好像全能的上帝

正在用极大的爱把生命吹进他用泥巴所捏成的那个男子的体内一样。长青剧烈地打了几个喷嚏，也真的获得了新的生命。接着他就再也没有动静，无声无息地躺着，像一具木乃伊……他的灵魂也似乎飞向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新世界——那里没有人类、因而也没残酷，只有绿色的草地、青青的树木和一平如镜的、有许多小鱼在游来游去的池水。李莉就在那里，正从一个竹林向他走来。这是‘他儿时的李莉，和他一起上学时的李莉。愉快乐观的姑娘！她老是在微笑，好像不知道人间有愁苦。

“长青，今天是我们的假日，”她拉着他的手说。“教数学的老师病了。我们不必上课、绞脑汁去解决那些枯燥的数学方程式了。啊，瞧，长青，那早晨的太阳！”李莉在草地上跳跃着，望着那东方地平线上新出现的太阳。它最初是一团半圆形的红光，接着就像一个火球，把地球照亮，驱去迷雾，使一切生物又恢复了活力。这时，一只鹿从一个绿色的灌木林里跑出来了，鱼儿在水上翻腾，云雀在歌唱。“来，长青，我们也跳吧，也唱歌吧。怎的，你为什么要哭呢？今天是我们的假日呀。今天我们不需要和那些枯燥的方程式打交道呀！”李莉取出一块紫蓝色的绣花手帕，擦干沿着长青脸上流下来的眼泪。

于是长青忽然从昏迷状态中醒过来。他的脸上真的有几颗眼泪。不过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并不是花园，而是一个地下的小囚室。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洞口，开向一个宽大有围墙的院子。气氛是阴森、野蛮和恐怖的。

他躺在又冷又硬的水门汀地上铺着的一张芦席上。他感到肋青在剧痛；感到它们是既僵硬而又松散，松散得就好像它们已全部破裂，脱了节，只是由一层薄薄的皮连在一起。他同时也觉得他的肺部发胀，像是一个吹鼓了的皮球，擦时都可以

爆炸。他的鼻孔也发干，堵满了凝血。他很想活动一下，但是他没有一点气力。他开始感到苦恼和孤独起来。

除了囚室看守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脚步声外，一切是非常静寂。面对这过道的是一排小囚室。那里所有的囚徒似乎都没有声音。人真是奇怪，他们一被关进囚牢就似乎失去了说话的功能。长青很想找一个什么人谈谈，但甚至李莉的形象都似乎在他的脑海中？肖失了，像他消失了的童年一样。上边的那个小洞口只显露出一小块单调、逐渐蒙上了暮色的天。他前面则是一排铁窗，给他一种生硬、冷冰、但粗暴的感觉。

他的心颤动了一下。他开始意识到呆在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无数的年轻爱国者，怀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模糊、但很美丽的希望和对祖国与人民的爱，先后在这里埋葬掉了他们的生命。看来，他自己也许也得在这里埋葬掉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生命却是才开始，才开始使他感到生的温暖和活力。啊，这块冷冰的地方！是的，侵略者曾经给了他一个选择，那就是出卖他的人民和他的灵魂。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是为了什么呢？望着铁窗的栏杆——这些不说话的栏杆！他有生第一次感到心儿沉重。

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曾经对他讲过他父亲的事迹和遗言。他现在又记起那些话了。那个老爱国者，一生为建立民国而贡献出了他的青春。满清的监狱夺去了他一生最富有创造性的年代，待他走出来时，他的精力已经磨损光了，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躺在病床上临终的时候，曾经握着母亲的手，说：“我现在已接近死亡，但后来人会继续我的生命。”是的，生命不过是创造的继续——长青一意识到这一点，就忽然像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我不过是整个人类生命中的一个小细胞，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万一有什么不

幸，他想他的组织的秘书李莉将会继续他的创造，大家将会选她继续做他所未能完成的工作。她是一个多么能干的女子！于是他又想起了她的警觉性！她作工作的高度效率、她对敌斗争的决心、她对所有朋友们的深切理解，特别是她对她正在苦难中的人民所怀有的热情和爱。这时他似乎能够听见她在高兴时所发出的笑声，那像春天的太阳一样明朗的响亮的笑声。它像他的祖国的未来一样，充满了希望……

当他正恍惚地沉浸在这些幻象中的时候，开门的声音响了。戴着红臂章的三个宪兵走了进来。他们推开邻近两个小囚室的铁栅栏门，拖出了两个青年，然后又把门关上。这时已经是黑夜了。上面的那片钉点儿小的天空，他也无法从顶上的那个洞口看见。“开枪！”他听见有人在外边的院子里喊。接着就响起了一排枪声。再接着就是什么物体倒地的声响。他知道这是两个年轻人的陨灭——两个生命细胞的结束。他急忙从他的一个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马上又用同样急迫的心情在上面写下两行字，好像他随时都可以失去写字的机会似的：“请把我的生命接续下去！请把我的生命接续下去！”于是他便在心里祈求，希望外边马上能吹起一阵狂风，把这张纸通过上边的那个小孔吹到街上去，吹到李莉身边去……

可是这天整夜却没有一点风的信息。渐渐地天亮了，太阳出来了，鸟儿也唱起歌来了。那个穿黑衣服的小胡子来到他的囚室，又带他到拷问间去。

他现在又隔着桌子坐在小胡子的对面。这个敌人冷笑了一下，露出他那焦黄的、不整齐的牙齿。他说：“你对昨天夜里的生活印象怎样？喜欢它吗？我的孩子，告诉我吧。”这时他用他的“女高音”又加重他的语气，“把你的组织的整个情形告诉我。我可以让你自由。我知道你们年轻人有时是感情用事